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四

段玉裁學

甘誓第四　虞夏書　說文壘字皆謂之夏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

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

說文三篇言部曰䜺咨也䜺者今之嗟字也

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正釋文曰徐音征玉裁按此舊音也古耕清部字皆有

平無上去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

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眞淺陋之說

天用勦絕其命

剿唐石經及各本誤作勦今更正

說文四篇刀部曰剿絕也从刀喿聲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

釋文剿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勦與玉篇切韵同

釋文原本當如是子六反之音猶存於集韵一屋但依新定釋文誤改其字作勦耳玉篇剿子小切絕也一作剿同今本猶爾所云切韵即謂陸法言之書切韵勦絕也子小切剿同出說文葢馬本作勦即剿字之異者衛包謂剿爲古文而改爲勦亦無非是而竟改爲从力之勦於是五經文字力部曰勦楚交反見禮記又子小反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剿字此序例所謂唯今文尙書改

就今字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而不知衞包巨謬非可附和也開寶中依衞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剿爲勦復將馬本作剿之剿改爲巢車紙䏌謬不可讀矣玉篇廣韵多有仍舊之美从力之字訓勞从刀之字訓絶至集韵之修乃於一屋內有从力之勦訓截也[illegible][illegible]音辨力部亦云勦絶也蓋惑於新定釋文也

廣雅勦勞也曹憲注辨禮勦說从刀左傳勦民从力甚明

曲禮無勦說今俗云勦截謂不顧其通截而取之與說文義合鄭注勦猶擥也則讀勦同擥擥擥皆斂也曲禮釋文初交反一音初教反釋文舊讀同鈔非也當讀子

小反

史記夏本紀作勦亦是誤字

又按剿字見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塡外將軍封剿胡子

又詔曰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

剿絕之矣此實用尙書剿絕字也師古曰剿截也

又按說文水部瀌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勦必勦之誤勦

與刀部所引不合葢淺人以今之尙書改之也或曰古

文尙書有別本馬本作勦是也

今予惟共行天之罰

共唐石經及各本作恭此依衞包改也今更正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予共行天之罰也

般本紀今予維共行天之罰

漢書王莽傳共行天罰兩見翟義傳共行天罰兩見字皆作共與尙書合師古皆讀曰恭誤也莽傳共行天罰誅莽師古讀曰供供乃恭之譌

白虎通三軍篇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玉裁按命字葢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與其所作漢書兩都賦皆不合

玉裁按尙書恭敬字不作共如允恭象恭同寅協恭兒曰恭乃弗克恭恭厥兄惟御事厥棐有恭惟恭奉幣作周恭先嚴恭寅畏罔丕惟進之恭皆是也共奉之字不作恭如甘誓共行天罰不共命般庚上各共爾事般庚中

顚越不共般庚下共承民命敢共生生牧誓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召誥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徽柔懿共以庶邦惟正之共以萬民惟正之共君奭大弗克共上下嗣前人共明德粊誓無敢不共孔傳多訓爲奉或訓爲供待皆是也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儻古文尚書經文本作各恭爾事恭行天罰之類何必紆回訓爲奉乎尚書全經言恭者何以不皆訓爲奉乎周禮全經供字皆作共詩溫溫恭人敬恭明祀溫恭朝夕字皆不作共小雅靖共爾位鄭箋共具也則非恭字也表記引作恭與詩不合大雅克共明刑虔共爾位毛傳皆云共執也

鄭箋古之恭字或作共云或則僅見之事也昏椓靡共
鄭箋無冐共其職事者毛詩恭共分別亦如是爾雅釋
故供峙共具也供共竝出共者供之假借字惟左傳昭
七年三命茲益共其共也如是襄十三年君命以共與
僖四年王祭不共字不分則鄭君所謂古之恭字或作
共者據左氏言他經不爾也衛包誤認共恭爲古今字
遂改尚書訓奉之共悉爲恭釋文原本各篇皆當有共
音恭之語至開寶中以爲無用而删之遂使古經用字
義例薶蘊於終古矣
又按說文三篇共部曰共同也龔給也八篇人部曰供
設也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共爲

龔尚書甘誓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共爲龔也故呂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恭敬之謂也宋次道家古文尚書凡恭敬字皆作龔此不通小學者所爲適與衞包意見合

呂氏春秋先己篇曰夏后柏啓（孫氏詒穀按定）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高誘注曰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選卷五十作恭誤也吳志三嗣主傳注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玉裁按此用龔字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注尚書曰
予惟龔行天之罰
文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
以昭王業也李善注云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
罰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李賢注曰尚書武王曰
今予惟龔行天之罰玉裁按李善李賢所據尚書皆作
龔字也善注文選之例如文選作龔尚書作共必引書
而明之曰共與龔同然則唐初尚書本實有作龔者假令
龔即恭字則下文允恭乎孝文何以不作龔乎
荀悅武帝紀四立皇子閎爲齊王策曰烏呼念之哉龔

朕之詔漢書武五子傳作共義同謂奉朕之詔也師古
注非史記三王世家作恭則淺人所改也
又按漢書恭敬字皆不借共惟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
治此葢班氏所據論語作共己正南面如魯論車中內
顧班用古論不內顧之類師古當云讀曰供奉也乃云
讀曰恭亦誤
又按秦和鐘銘龔夤天命言奉敬天命也通雅云郘𪚴
寅非
又按龔給龔奉義本無二龔亦可作供而古經多假借
共字唐己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專用供是以

惟正之共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敢不共孔訓供待者皆徑改爲供字而其餘訓奉者以奉與敬義略近盡改爲恭字此其大略也

又按漢書多以共爲供奉供給字如王莽傳一篇中曰輔導共養以安宗廟曰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曰不能共事天地曰大不克共上下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曰共行天罰曰共卿工卿曰吕自共給其訓皆奉也其音皆平聲師古注或讀曰供或讀曰龔或讀曰恭或音恭全無確見其言讀曰恭者乃衛包之先路也

凡古言讀曰者皆易其字

又按史記二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作恭

不作共而甘誓牧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皆作共不作恭可見自古分別今文尚書古文尚書所同也

左不攻于左

攻壘子明鬼下篇作共其義葢亦訓供奉如粊誓無敢不共也

女不共命

孔傳釋以奉我命知經文本作共衞包改作恭非也墨子夏本紀皆無此女不共命

詩閟宮正義引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字皆作共此衞包以前本如是周禮條狼氏疏引甘誓皆作恭則天寶

己後所改也

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攻墨子作共

御非其馬之正

小雅出車箋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玉裁按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葢孔以正馬釋政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墨子御非爾馬之政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

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文十三年注書曰用命賞于祖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周禮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鄭司農說以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按蔡沈本作不用命與唐石經異

予則奴戮女

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許氏說文用此說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玉裁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奴故鄭司農釋尚書之奴爲奴

婢假令如今本尚書作孥則司農何至釋爲奴婢故知
孥是俗字衛包所改尚書原文只作奴也今蘇州呼己
所生及奴婢皆曰男女是古者通名奴之理也
詩小雅樂爾妻帑傳曰帑子也正義曰左傳曰秦伯歸
其帑書曰予則帑戮女皆是子也玉裁按唐初孔傳本
或作帑尚屬六書之假借至衛包改作孥則斷不可從
矣古時字少尚書同一御字而或訓迎或如字或訓禦
同一奴字而或訓奴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衆說後
人因孔傳訓迎則改御爲迓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
爲孥
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予則奴

戮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帑（此字俗加巾非也）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玉裁按莽所用者今文尚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尚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欒布傳贊曰奴僇苟活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作奴也

又按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奴相坐律令應劭曰奴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奴讀與帑同假借字也玉裁按此可證古字作奴不作帑今本旣依顏說改正文之奴爲帑則又將注中奴帑字互改而不可通矣爲正之如此

又按匡謬正俗說奴戮一條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可證

詳見湯誓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於社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

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女遂

滅有扈氏按史記作帑淺人所改也

古文尚書撰異卷五

段玉裁學

湯誓第五　商書

王曰

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尚書祇作湯曰古文尚書作王曰

又按殷本紀作湯誓之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下乃云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是湯未敗桀

之前已稱王矣

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玉裁按此殛字亦當爲極詳洪範多方

稱當是本作偁衞包改之詳牧誓殷本紀作舉訓故字也

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

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玉裁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賸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裴駰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

文尚書古文尚書皆無夏字淺人據正義妄增之今刪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
夏罪其如台
殷本紀云女其曰有罪其奈何此以奈何訓如台也高
宗肜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
紀亦皆作其奈何然則今文說台不訓我僞孔傳三處
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
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
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尚書句法班固典
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
不封禪也

又按殷庚上卜稽曰其如台如台如何也與湯誓西伯戡黎之如台史記作奈何正合僞孔傳皆訓台爲我覺語意不順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白虎通京師篇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割殷本紀作奪此今文尚書也邑殷本紀作國此以訓故字代之也說文六篇曰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亾

曷當是本作害衛包改之

孟子梁惠王篇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注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玉裁按害趙亦讀曷曷何也何與大義通故訓爲大趙注全非尚書經意亦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亡不貫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史記集解文選西征賦注皆有此句日亡吾亦亡矣史記亦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今文家說得其實而僞孔傳朱氏孟子集注尤帖妥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

觀湯自偁予一人則篇首偁王志其實也

殷本紀予其大理女錢氏曉徵曰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康成引作賚釐理義亦通也玉裁按徐仙民古文尚書音賚音來然則賚古音同釐古音平上爲一類亦同理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奴各本作孥今更正詳甘誓

匡謬正俗曰商書湯斷（古誓字）云予則孥𦘧（古文戮字）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

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
贊云及至困戹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矣
玉裁按此條除孥子之孥外必盡正為奴字而後可讀
亦可以證尙書之本作奴矣其實孥子之孥兩孥字亦
當正為奴古子女奴婢統偁奴其旣也假帑為奴子字
其後又製孥字為之詳見甘誓至斷字見汗簡𢑚字見
薛宣書古文訓豈唐初尙書已有是與斷者㫁之譌古
假㫁為誓也𢑚者翏之譌古假翏為戮也
中論賞罰篇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按此作孥亦校書者所改也
殷本紀曰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

昆吾遂伐桀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

玉裁按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共廿三字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共廿二字適與古文尚書先後倒易以漢書攷之尚書毎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古文尚書則少複出夏多罪三字古今文之字數不同今可攷者多矣

又按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得此逸禮逸書春秋左氏㠯考學官所傳經（句絕）或脫簡傳（衍字）或閒編脫簡卽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挍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也閒編師古云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古莧反文選作或脫簡或脫編無傳字玉裁謂無傳字當依文選脫編作閒編當依漢書湯誓正閒編之一證

又歆移書曰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小顏未注考李善引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然則桓公即桓生知逸禮者也儒林傳曰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則貫公知左氏者也儒林傳又曰孔安國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則庸生知逸書者也

或曰傳字非賸經謂書禮傳謂左氏也玉裁曰非也上文云以考學官所傳學官所傳絕無左氏傳以古文禮考學官所傳之十七篇以古文尚書考學官所傳之廿八篇以古文左氏春秋經考學官所傳之公羊春秋經穀梁春秋經皆得以知其脫簡閒編若有傳字則不可

通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謂公羊穀梁二家經也

古文尚書撰異卷六

段玉裁學

盤庚上第六　商書

盤庚遷于殷

釋文曰盤本又作般玉裁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漢石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字正作股五經文字曰石經舟皆作月

呂氏春秋殷作郼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孔傳籲訓和與立政召誥籲訓呼不同孔意籲音同龠音同龠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故訓爲和攷說文九篇頁部曰籲呼也从頁籥聲讀與籥同商

書曰率籲衆戚未審許意謂籲爲假借訓和抑爲本義

訓訏也孔傳要必有所本

戚衞包改爲慼俗字也古干戚親戚憂戚同字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

劉說文作鐂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常寧

玉裁按僞大禹謨萬邦咸寍釋文寍安也說文安寍字

如此寧願辭也此未改音義也開寶中因衞包已改經

文之寍爲寧遂改釋文大書寍字爲寧改小字曰安也

說文安寍如此願辭也使學者勞精竭神而不能識曾

謂李昉陳鄂輩之不通一至於此宜孫宣公之急請以原本與新定本並行也今所存虞夏書絕無寧字至商書般庚此句始見蓋尚書通體衛包以前皆作寍以後皆作寧今仍寧不改者彼此容有參差且他經皆作寧學者知說文之說則善矣不在紛更字形也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櫱

說文頁部曰顚頂也木部曰槇木頂也一曰仆木也玉裁按顚字可包木頂之訓木頂可兼仆木之解詁訓之法舉一顚字而顚倒之義見

釋文曰櫱本又作枿

說文七篇马部曰甹木生條也从马由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又六篇木部曰櫱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甹櫱櫱或櫱字也从木辥聲不古文櫱也从木無頭枿亦古文櫱也汗簡古文四聲韵作粹榰作栓說文作梓是以集韵作栓傘卽奔之省見說文羊部玉裁按古文言由枿徐鍇本無此五字古文者謂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據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尚書之證先引今文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甹古文作由作甹爲長也古文作由僞孔傳從之訓爲用也雖本釋詁而用枿之語不通徐鼎臣之言誠然矣春秋昭八年左氏傳曰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

猶將復由杜注云由用也玉裁謂此由字亦當作甹猶將復甹與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析木之津實位也故曰猶將復甹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䛐由儀之由當作甹與由庚之由不同序稱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以生訓由以宜訓儀寔[illegible]字說與商書左傳合商書古文左傳詩序皆假由爲甹徐鍇云說文無由字蓋古文省马而後人因之通用爲因由等字如其說則甹字下不當曰由聲凡說文全書內由聲之字皆當作甹省聲非也說文水部之油木部之柚邑部之郵山部之岫宙肉部之胄冃部之冑羣宀部之宙言部之訕心部之怞舟部之舳車部之軸艸部之

苗缶部之迪彳部之䌷竹部之笛皆曰由聲說文自有由字不知在何部而脫佚其音義俱不傳矣許君古文言由㭊五字正說文有由字之證而楚金刪去以證其說文無由字之䏎說許云古文言由則作甹之爲歐陽夏侯尙書㦝然也漢食貨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正與此甹古文言由同言猶作也近人不知此恉乃謂作甹者爲眞古文尙書作由者爲僞孔本矣說文马部引商書作㭊木部引商書作櫱乖異者葢㭊本作櫱轉寫者從俗作㭊耳或云㭊卽枿之譌體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女衆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王曰裕汝衆玉裁按裕者格字之誤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傲當是本作敖衛包改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說文三篇言部曰譒敷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譒告之按此壁中故書也說文譒訓敷播訓種皆本尚書而播訓布爲別一說

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民用足利古本作民由

今女懖懖

懖衛包改爲聒開寶中李昉陳鄂等又改釋文之懖爲聒攷說文十篇心部曰懖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懖懖（女作汝者誤）此古文尚書也又曰古文从耳作𦗢此壁中故書字也唐以前尚書作懖故釋文大書懖懖注云故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今本釋文係開寶妄改之本大書字作聒聒則其注當云說文作懖不得誣說文作聒聒於此信開寶依衛包所改無疑也玉篇心部云懖愚人無知也耳部云𦗢無知皃廣韵十三末云懖愚懖無知此皆用孔無知之類爲說然則馬鄭王孔本皆同說文作懖甚顯白尋衛包之

妄改𢡊爲聒者以正義引鄭注云𢡊今本正義改作聒讀如聒耳之聒𢡊𢡊今本正義改作聒聒難告之皃夫鄭云難告之貌與許馬王拒善自用之意僞孔傳𢡊𢡊今本改作聒聒無知之皃皆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絕非多言讙聒之謂謂讀如聒耳之聒者此讀如非讀爲也漢人注經凡言讀爲者易其字凡言讀如者擬其音說文乃字書故有讀如而無讀爲經注則讀爲讀如二者錯出也𢡊音同聒非訓聒也假令云讀爲聒耳之聒則易其字而義亦從同下不云難告之皃矣孔穎達衞包妄認𢡊聒爲古今字不知小篆从心作𢡊古文从耳作[illegible]皆謂耳不胥聽心不胥從其理一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小篆而許

叔重仍之䛼辭字與聒字絕不相涉汗簡云辭古文聒字出尚書此可證汗簡之說皆出衞包妄改以後說文云辭者古文䛼未嘗云古文聒也蔡氏仲默訓聒聒爲譊譊多言五百年來墨守其說包之遺毒有如此者集韵十三末云䛼通作聒此惑於天寶後之尚書也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玉裁按卽般庚不惕予一人也古文尚書作惕今文尚書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二移施狄敭也曹音施失異反敭亦豉反

予若觀火

周禮夏官序官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玉裁按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易其字則義如所易之字易其音則義如本字說文解字但明音讀故有讀若無讀爲漢人注經必兼明音義故讀若讀爲皆有之此云讀如予若觀火之觀謂爟音觀而已下文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故知爟讀如觀音也據鄭爟在平韵古丸切自唐初作正義時不知讀爲讀若之別或轉寫譌亂或不得其說此條賈疏云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徙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惻慍如熱火可畏孔安國以

觀爲視與鄭義異賈說全非鄭意

予亦拙謀作乃逸

說文十篇火部曰炪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玉裁按火光也玉篇廣韵集韵所引皆同類篇引火不光也誤衍不字不足據也許所據尚書作炪當是壁中古文假炪爲拙如假致爲好假狟狟爲桓桓取其同音而捨其字之本義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拙近浮尚書者或皮傅周禮注以釋觀火皮傅說文以釋拙謀皆非

玉篇云炪火光也爩也上也字衍當作火光爩也攷集韵六術云炪爩煙皃九迄爩字下云炪爩煙出也玉篇

爕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烞火不光也近是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說文十三篇糸部曰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穡作嗇與漢石經殘碑毋劮篇合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

魏志裴注惰作墮

不昬作勞

釋文昏馬同本或作暋爾雅昏暋皆訓强故兩存玉裁按正義引鄭注昏讀爲暋勉也是則古文經本作昏鄭讀爲暋故或一本作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喬民昏作李善注作弗暋作勞而孫炎爾雅注三國志裴注作不昏作勞張衡西京賦亦云昏于作勞然則古本皆作昏也昏訓强固可通而鄭必讀爲暋訓勉者必求其音義親切也鄭爲密矣

康誥敃不畏死傳曰敃强也正義曰敃强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按盤庚作昏依此正義則康誥經文亦作昏說經者讀爲敃衞包乃遂改昏作敃

立政其在受德敃傳亦訓强據正義亦當本是昏字

周禮大司寇注民不愍作勞按昏聲古音在第十三部民聲古音在第十二部昏从氐省不从民誤認爲民聲作昬故唐高宗有詔改葉昬二字不知昏非從民也譚昏作昬而適合古矣昏聲與民聲字音韵亦多誤不昏作勞覔爲不慜可證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釋文越本又作粤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相時憸民

說文十篇心部曰懋疾利口也从心册聲商書曰相時懋懋民按商書二字各本作詩字今訂正相時懋民卽相

時憸民也隸釋所載石經殘碑作散散卽散也古文尚書作⿱冊心枚氏古文尚書作憸今文尚書作散⿱冊心與憸義同而音異大徐作从心从冊小徐作从心冊聲訂以女部姍字下曰从女刪省聲則此亦當爲刪省聲轉寫譌脫耳刪省聲則與散字異音同爲說文音者因今尚書憸在閉口部遂讀⿱冊心亦息廉反殊失古意

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命何及相闕散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何及之上作命憸作散正義曰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釋文敘錄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此陸氏不載石經駁異之恉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鄉衞包改爲嚮今更正

其猶可撲滅

春秋隱六年左氏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玉裁按惡之易也四字櫽栝上文女不和吉言已下七十餘字蓋以其詈繇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大意總言孽不可攤說尚書者乃竟謂此四字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轉使女曷已下三十字爲一

句一氣貫注之文中生橫厥況尙書斷無此等語句亦絕無也字乎

引經有隟栝其下文者如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大是也有隟栝其上文者如惡之易也是也有隟栝全文者如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也詳康誥

則惟女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

集韵六脂曰遲侍夷切遲任古賢人書遲任有言玉裁按此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曰遲直疑反徐持夷反益自衛包改尙書之遲作遟開寶中又改釋文集韵據未改本仙民侍夷之音與直疑不同益相傳舊讀故

陸氏兼錄之今本釋文譌爲持夷則與直疑不甚別此又可據集韵以正譌字也集韵此音別於陳尼一切

說文辵部遲或从𡰥作迡般庚作迡自是古本如此

匡謬正俗曰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按顏所據本作遲與陸本不同而夷音又陸所失載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風俗通義窮通篇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

石經尚書殘碑言曰人維舊闕二字𣪊舊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惟作維舊上無求字求作𣪊古殳攴通用𣪊卽救救卽求字周官故書正日景救地中杜子春云救讀

、為求是也說文亦引堯典旁救僝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釋文掩本又作弇

五經異義曰尙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見詩大雅文王正義多不字掩作絕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禮司勳注般（釋文作般是注疏作盤非也）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尙書大傳般傳曰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介祖其從與

享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鄭康成云志猶擬也書云若射之有志

王伯厚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

女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

古文尚書作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注老弱皆輕忽之意也僞孔傳與鄭注本同孔傳老成人三字爲經文老侮張本非孔作侮老成人也唐石經作老侮不誤今版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旣熟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按傳云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不從則

孤幼受害是弱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老侮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今版本譌亂爲正之如此

漢書趙充國傳曰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

臧氏鏞堂曰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孤有幼之解也

足利古本汝亾老侮老成人此葢於旣誤侮老之後又訂增老字於侮字上

隸釋石經尙書殘碑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此六字亦見東觀餘論毋流下闕此今文尙書也無作毋老作翕弱作流翕侮猶狎侮也翕盩狎之假借字

名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爾雅釋故猷已也然則作猷猶作輟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漢書王嘉傳上下詔封賢等因已切責公卿曰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彰作章

邦之臧惟女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爾雅釋言逸遏也郭注書曰汝則有逸罰玉裁按此當引般庚惟予一人有佚罰記憶之誤涉泰誓篇而云尒

逸佚失古通用

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

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共爾事

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衞包改古應改爲供字則猶

不失字誼而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

删去釋文共音恭之語古文之厄至斯而極　石經正

作共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齊乃位度乃口

釋文曰徐如字亦作渡按渡疑斁之誤費誓杜乃擭亦

作斁

傳云以法度居汝口按古度訓居既釋以法度又釋以居不辭疑釋文本作度云徐如字亦作宅

漢石經尚書殘碑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下闕 按此今文尚書也下乃作爾

罰及爾身弗可悔

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隸釋所載迄今錢唐黃氏易所藏殘字翁氏方綱所摹勒皆然也則上篇中篇交接處石本必亦空一字雖爲一篇而固區別蓋書序云作般庚三篇般本紀亦云迺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而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

始分也

古文尚書撰異卷七

段玉裁學

盤庚中第七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釋文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按馬作單而讀爲亶與雒誥乃單文祖德同也

其有衆咸造勿褻

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五媟嬻條下引尚書咸造忽媟孔安國曰媟慢也傷也玉裁按忽者字之誤褻本作媟褻葢衞包所改也其所引孔傳亦與今不同

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烏呼

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

慼衛包改作戚今更正

鮮以不浮于天時

石經尚書殘碑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慼作高黃氏伯思東觀餘論亦載保后胥高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女不憂朕心之攸困

石經尚書殘碑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闕按此

今文尚書也女作爾邦作國多今字凡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知古文尚書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各依其壁藏之本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石經尚書殘碑其或迪自怨下闕此今文尚書也稽作迪怒作怨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上

石經尚書殘碑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此

今文尚書也誕作永按誕从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
東觀餘論載女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
又較多邪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玉篇足部踦居綺巨奇二切恐人踦乃身迂乃心踦曲
迂避也玉裁按此引尚書倚作踦僻作避當是顧野王
本與唐初本不同也陸德明晉義孔沖遠正義的是倚
字說文踦戾足也文選陳琳檄豫州注引作戾今本作一廣韵五支曰踦
脚跛也則踦有曲訓而倚訓曲殊牽強似顧本爲善
予御續乃命于天
匡謬正俗曰尚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于作於誤天詩鵲

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徐仙並音訝玉裁按此唐
初本作御之證唐石經巳下作迓者衛包改也釋文云
迓五駕反者開寶間改也訓迎之字本作訝其作迓者
又訝之別體說文所無也凡各書用字有例如毛詩鵲巢
古文尚書般庚牧誓儀禮士昏禮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春秋穀梁
傳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列子遇駭鹿御而擊之字皆作御惟周禮作訝
此其大例也御訝古音同在第五部
予豈女威用奉畜女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
羞爾用懷爾然
石經尚書殘碑之勞爾先予丕下闕玉裁按洪氏不云
孔作丕疑本是巫字板本誤丕但錢唐黃易所藏搨本

正作丕字則是今文尙書作不也　丁巳十二月黃氏丕烈校隸釋舊抄本作丕與近抄及汪刻異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石經尙書殘碑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罪疾曰 下闕 此今文尙書也崇作知

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石經尙書殘碑民女有近則在乃心我先后綏 下闕 此今文尙書也戕作近女有近則在乃心亦見東觀餘論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

唐石經乃父作先父

丕乃告我高后

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玉裁按別本是也當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詰詘聱牙固當如是

曰作丕刑于朕孫

唐石經朕孫作朕子孫多子字足利古本亦有子顧氏亭林謂誤王氏鳳喈曰玩傳作大刑于我子孫似本有子字後人傳寫誤脫也玉裁按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據以

增經正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烏呼今予告女不易

石經尚書殘碑與降不永於戲今予 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崇作興弗祥作不永烏呼作於戲按永古音讀如羊祥亦讀如羊

易釋文以豉反鄭注云不變易則於今韻讀如字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石經尚書殘碑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 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分作比猶卽猷設作翕東觀餘論亦載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共

今本作不恭衞包所改也釋文無共音恭之語陳鄂依衞包刪之也僞孔傳曰不共不奉上命也考傳凡訓奉者其字皆作共讀爲供甘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無逸惟正之共皆是左氏正義謂尚書作恭其所據尚書非善本也

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春秋哀十一年左氏傳五子胥諫吳王曰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玉裁按二乃字一作其一作則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我滅之新十二字此或當時所據尚書不同或本同而隱栝

之皆未可定吾友江氏叔澐乃遂據左刪書康誥亦據苟鄭刪改與前文據左增惡之易也四字其失一也叔澐謂孔本尚書皆僞孔所妄增改故凡有不同者寧他從而不從孔愚竊以爲不然僞孔於衛賈馬鄭之本初無大異衛賈馬鄭本夫人誦習之當時皆知爲壁中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廿五篇令天下信其眞安敢將卅三篇啓天下疑其僞也大爲乖異則天下疑其僞而僞造之廿五篇不能依附以行矣惟舜典益稷分篇出於遷就酒誥顧命之成王堯典之堯曰按當作帝曰小有刪增爲小異以誘人信斷不爲大異以誘人疑也況釋文序錄曰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正義亦迬迬舉馬

鄭王異孔之處是凡有異者梗槩略具於釋文正義中正不得有如殷庚康誥此等大異而釋文正義略之也釋文經開寶刪節正義不由舊乎學貴深思尤懲專輒以質江君非云好辯若劉子駿所云黨同相從隨聲是非者則吾不敢　史記五子胥列傳子胥引盤庚之誥曰有顚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

滅之字正與古文同又可見不必定依左氏矣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石經尙書殘碑建乃家下空一字按殷庚旣此歐陽夏侯尙書舊式也

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尙書殘字般庚篇

卅字其或迪自怨一行之勞爾先子不一行能迪古我先后一行興降不永於戲今一行建乃家空一字般庚既一行庚字僅可辨其餘論語殘字爲政篇六十字堯曰篇廿七字翁氏方綱摹勒于石玉裁按此眞漢石經殘字也外此又有無錫人依隸釋僞造者